

情深誼長

徐昌霖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情 長 誼 深

徐昌霖 著

內 容 說 明

黃慰文是洪磊光的多年老友，兩人又是郎舅。由于洪磊光的邀請，黃慰文來到洪所主持的研究所負責實驗室的工作。研究所接受了任務，要研究出一種能夠治療病毒性腦炎以及其他過濾性病毒的疾病的抗生素。黃負責將從各地挖掘來的產生抗生素的菌種提高單位的工作，但屢試不能成功。洪磊光建議用米丘林無性雜交的方法來進行實驗，黃則認為這種方法不能實用于細菌研究，堅不同意。最後洪不得不自己按照新的方法來進行實驗，也久久沒有結果。兩個老朋友因為研究工作上的意見相左，友誼發生了裂痕，特別使洪內心深受創痛。在疲憊、焦慮與痛苦之中，洪有一次竟暈倒在實驗室，因玻璃瓶劃破了手而感染了實驗用的病菌，身染重病。在強烈的責任心和急于挽救老友的心情下，黃慰文終於打消辭意，留下來按洪磊光試驗未成的新方法繼續進行實驗。在全室人員的協作下，終於獲得成功，並將第一次取得的菌液結晶進行臨床實驗，救活了垂危中的洪磊光。

劇本生動地表現了兩個老科學家之間的友誼和兩種科學思想的衝突，表現了洪磊光追求真理、堅持不懈的精神。

情 長 誼 深

徐昌霖 著

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寺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

沈陽七〇一工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2 $\frac{2}{8}$ • 字數 46,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500冊 定價(7)0.22元

統一書號：10061·26

清晨。院子里的鳥正在啾鳴，微生物研究所所長洪磊光今天起得特別早，梳洗完畢，鬍鬚刮得干干淨淨。他的爱人女医师邵瓊过来帮他打領結：“这么郑重。象又要动身出国。”

“老黃和佩芳看見我年輕一些一定很高兴。你也打扮得漂亮点兒。”

邵瓊找出一个象牙別針帶到胸前。客厅里電話鈴响，邵瓊出去接。

“洪所長早！”研究生兼秘書金康跑进来，一面招呼，“我想跟你一塊兒去接黃先生。”

“好呀！欢迎一道去。”洪磊光穿戴齐全，兴高采烈地对金康說：“老黃一請到，我們的研究就立刻可以动起来啦！”

“磊光，我不能跟你一塊兒去接他們了。前天那兩個病人各种抗生素都打过了，都沒有效，現在很危險。”邵瓊放下電話匆匆独自往門外跑。

“等一等”洪磊光喊，然后对金康說，“上級就是要我們去研究沒有办法对付的病菌。走，我們也到医院去。”

“你不去接黃先生？”

“老朋友，沒有关系。”

“不，”邵瓊回轉身說，“老黃的脾气你不是不知

道，現在你是所長，不親自去接，他一定會生你的氣。”

“這麼辦吧！”洪磊光考慮了一下，決斷地拔出鋼筆，回進屋裡撕下一張日曆寫字條。

二

黃浦江上，長江輪“建設二號”拉了一聲氣笛，向外灘碼頭靠近。

微生物學家黃慰文和他的愛人洪佩芳抱著孩子靠在船欄上。佩芳向碼頭上眺望：“你信上告訴大哥不用來接我們？”

“我看他一定早在碼頭上等我們啦。”黃慰文望着碼頭上的人群。

“十多年沒見，大哥不知變了沒有？”

“別人都容易變，老洪我看變不了。”黃慰文沉入回憶，“一張對什麼人都歡迎的臉，還有那雙一眨一個新鮮主意的眼睛。”

“對！對！對！”佩芳看黃慰文模仿他大哥的特徵，笑个不停。“學得真象。大哥和大嫂說不定此刻也正在談論你的毛病。”

船靠碼頭，碼頭上人漸散盡。黃慰文不耐煩地看看表，無精打采地提起箱子和佩芳離開碼頭。

三

（特寫）黃慰文拿起洪磊光留在家裡的一張字條：

“老黃：無論如何要請求你原諒我。事情是这样的：正要到碼頭上去接你們，醫院里發現一種重

要的病菌，非赶去不可。請在家等我，我立刻回來。

“這完全是你大哥。”

“完全讓你猜着啦，是一點也沒有變。”

醫院的檢驗室里。洪磊光從顯微鏡前抬起頭來說：“是一種302號病菌。”他一面洗手，一面吩咐金康，“你把死者脊髓里的細菌取一點帶回去研究。”

金康點點頭。洪磊光和檢驗人員無聲地拉過手，對心情沉重的邵瓊說：“光難過不解決問題。走，一塊回去跟老黃談談，早一點搞出能殺死這種病菌的抗生素。”

“今年我手里這種病已經是第十一個了。”她仿佛沒有聽見丈夫的話。

洪磊光幫邵瓊脫去身上的白衣服，挽着她走出檢驗室。

四

洪磊光離家門老遠便喊：“老黃！老黃！”他跑進屋內。佩芳站起來叫“大哥！”把手上的嬰孩抱給洪磊光。

“見見你大娘舅！”

“叫什麼名字？”

“還沒取名呢。他爸爸說取名字什么的，你比他有辦法，一定要留着讓你取。”

“嗯，漂亮象母親，有點倔樣象爸爸。咦，老黃呢？”

佩芳搖搖頭。洪磊光想了一下，馬上向外邊花園里跑，在門口差一點闖倒邵瓊。

洪磊光跑到花园里动物房的門口，看見黃慰文正和一位老年人在談天。

“洪先生就担心西南那边的学校不肯放你。”

黃慰文拍拍老人的肩膀：“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健朗。記得我上英国以前，在这兒当研究生的时候，咱們一塊兒洗过兩年瓶子，称过三年天平。”

“我就是眼睛差一点兒，洪所長說实验室里的活太辛苦，調我来领导这些兔子耗子。”

黃慰文接着問：“老洪現在身体怎么样？”

“整天操心。太辛苦。我記得你們倆同年，可看上去他比你老多啦。”

“誰說我老？”洪磊光突然笑着插进来。

黃慰文回轉身緊緊和洪磊光拉手。“瞧，怎么頭髮都白了半边？”

“頭髮白了就算老？这不科学！”兩位久別重逢的老友开怀地談笑穿过园子里的梅树林。

老周跟在后面問：“你还記得这几棵梅树不？”

黃慰文望望一排梅林，“記不起了，以前好象这兒沒有这么一片树林。”

“是啊，以前是沒有，”老周乐呵呵地說，“是后来种上的。不过二十年前外国所長培克博士叫种的是德国松，可你們倆非种咱們自己中国的梅树秧。”

“对，对！老周！”当年三个人一塊兒种树秧的情景一下子在黃慰文眼前想起。

“想不到树都長得这么高了吧？”老周繼續兴高采烈地說。

“今年可以一塊兒踏雪賞梅啦！”兩位當年栽樹人同聲說。

臥室里，邵瓊親熱地拉着佩芳的手問：“你胃氣病還常發？我給你檢查一下看。”

“不用，看見你我什麼病都沒有了，你看奇怪不奇怪？”

“這幾年過得好不好？”

“我說不上來。”佩芳笑笑回答。

邵瓊拉着佩芳走進客廳南邊的兩間房間：“這兩間屋子半年前已經為你準備了。”

“這是過去的所長外國老头子 Dr. Barker 住的。”黃慰文跟洪磊光踏進屋，黃對洪說，“現在應該你住，才名正言順。”

“不。你歡喜清靜。你看看還缺什麼。”

黃慰文環視四壁，忽然聽見一陣叮叮當當的音樂聲。他順聲音一找，看見邵瓊正小心地從櫥里捧出一口精緻的小座鐘。他驚喜地凝視。

“跟你在昆明賣掉的那只相差不遠吧？前年到華沙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時候好容易才物色到。”

“這几年我在報紙上看到你跑了不少地方。我……我不如你。不過我也沒有白過，我做了十几年的標本。同時過去的那几本老書我一空就去摸，並沒有丟。”

“他們倆在中學里就夢想將來一塊兒發明出一種新的藥。”佩芳悄悄對邵瓊說。

“你看，兩個人高興得跟小孩子似的，都已經是五十歲啦！”邵瓊感慨地叨嘮。

“要是一个人最多还有三四十年的，可我們两个人加起来就有七八十年的事情可以做。”洪磊光說。

“咱們怎么开始？”黃慰文性急地問。

“現在我們知道有一种病毒性腦炎和很多濾过性病毒，目前都还没有特效药，政府就是要我們采仙草，煉仙丹。我打算花一年半的时间出去挖掘新的产生抗生素的菌种。你来負責研究提高單位。我想也給你一年半时间，你一定沒有問題。”

“三年之内就想搞出来？”

“上級規定五年。咱們看有沒有办法 三年就研究出来。”

“六个月能完成我更贊成。老兄，研究工作不同于造墙头，不能来一个什么快速砌磚法。”

这时候金康領着三个年輕人从外边进来，正要介紹，一个女孩子忽然丢下手里的行李包 奔向黃慰文喊：“爸爸！”

黃慰文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也来到这儿：“淑貞，怎么你……”

“我自己填的志愿。沒有想到領導上真批准分派我到这儿来啦！”

“好哇！”洪磊光在一旁微笑着說，“父女同一个實驗室，再理想也沒有了吧！我們的研究一定能提早完成。”

五

晚上，洗澡間内，洪磊光和黃慰文同在淋浴。

“沒有想到你冷水澡還能堅持。”

“三十年如一日，為什麼你能堅持而估計我不能堅持呢？”

淑貞在客廳里掛一張二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洪磊光背着獵槍和野兔雉雞。黃慰文手里拿着釣魚竿和一網袋魚。

黃慰文披上一件極不合身的浴衣出來。淑貞一看，笑了，“爸爸，你看你多好看呀！”

“你爸爸常和我合穿衣服。女兒都這麼大啦，還怕難看？”洪磊光打趣地說，“在學校里有比較好的朋友沒有？”

淑貞不好意思地搖搖頭。洪磊光繼續問：“真的沒有？”

“我問過她了，是沒有。”佩芳端出飯菜插進來說。

黃慰文說：“我倒希望她這幾年最好不要談戀愛，好好埋頭用功，將來還怕嫁不到有學問的丈夫？”

淑貞忍不住厥起嘴說：“不用你們替我操心。”

大家坐到飯桌上吃飯。洪磊光吃了一塊菜，對邵瓊說：“佩芳的烹調水平比你高明得太多了。”

“恐怕也是因為老朋友來了，精神愉快刺激了胃液的分泌。”

“舅母看了巴甫洛夫影片里狗的胃分泌試驗。”淑貞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不准和長輩開玩笑。”黃慰文喝了一口酒，遞煙給洪磊光和邵瓊，邵瓊搖搖頭，但順手從洪磊光口袋裡摸出打火機替他們點煙。

“你是个真正的好医生。不講一堆大道理硬要别人戒烟，而自己烟酒少一样就活不了。”黄慰文酒下肚，話漸漸多起来，他望着淑貞說，“我信里叫你最好留校当助教，或者到药厂里去搞应用科学。”

“为什么不要我搞研究工作？”淑貞不服地問。

“研究工作特别辛苦。而且在头脑方面要特别……女孩子不太相宜。”

“照爸爸这么說，居礼夫人就發明不出鐳錠了。舅舅，你說爸爸的看法是不是有毛病？”

“世界上只出过一个居礼夫人。”黄慰文說。

“說女孩子在研究工作上一定赶不上男孩子是完全沒有科学根据的。”邵瓊說，“你將來非赶上他們男孩子，看你爸爸怎么說。”

“好，你們都帮我的女兒反对我？”

“这問題真理在你女兒的一边嘛！”

黄慰文听了仍不以为然，摇摇头：“現在的年輕人呀！你們不知道。常常功課唸不好，可对老师提起意見来真吃不消。淑貞不也就是这一派？”

淑貞也不以为然：“爸爸是現代科学家，可是對我們的看法为什么这么主观片面，而且还帶一点点封建？”

“你們瞧，見面才八小时。”

六

早晨，洪磊光領着年輕人在花园里边走边講：“抗生素是細菌身上用来防御别的細菌进攻的一种化学武器，現在我們用它来对付侵入人体的病菌，这是世界上一門很年輕

的科学，是近一二十年才有的。而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务又要我們研究出新的抗生素。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連串新的問題，这就要依靠大家独立思考來解決問題。”

林华悄悄地对邓偉聳了聳肩說：“这从那里去思考呀？”

洪磊光和顏悅色地說：“我們先集中兩個月的時間把青霉素和鏈霉素好好研究一下，摸清一般的規律，就开始出去挖掘新的抗生素菌种。另外，过几天黃先生会教你們怎么做的。”

洪磊光走到研究室走廊上，从門縫里發現黃慰文一个人坐在顯微鏡前。立刻推門进去，“叫你休息兩天。”

“叫我休息比什么都难过。”黃慰文站起来叫洪磊光到顯微鏡前，“你看看。”

洪磊光过去看。黃慰文說：“我打算在你們沒有挖到新抗生素菌种以前，先拿別的霉菌做試驗，找出提高它們單位的方法。这是我皮鞋上括下来的烏花，也可供研究。你們看皮鞋上还有很多。”他去拿放在門口的皮鞋，看見練習生小周正在把皮鞋擦得雪亮。大家都無可奈何地笑起来。黃慰文生气地說：“實驗室里的东西我不叫动不准乱动。”

淑貞笑起来說：“难怪爸爸一年难擦一次皮鞋。”

洪磊光拍拍黃慰文的肩膀，“別急，供你研究的各种菌种，我早向衛生部要来了。”

“黃先生你看設備方面还缺什么？”金康問。

黃慰文拿起一大把吸管，“这些新买的吸管上面的刻

度都校正过沒有？”

金康回答說，“都經過严格的檢驗才出厂的。”

“不行，沒有經過自己亲自校对就不能用。”

一位工友同志在門外輕輕喊：“洪所長，衛生部来电话。”洪磊光向金康一招手，兩人出研究室。

淑貞和林华、邓偉三个人互相望望，悄悄地圍到黃慰文面前。黃慰文却只顧自己埋头看显微镜。

“爸爸。”

“你們老站在这兒干嗎？”

“噢，洪所長叫我們跟你做研究。”

黃慰文听了一惊，馬上站起来跑到对面的研究室。金康正把十几根温度表放入热水中。黃慰文經過就拿出温度表看，“你看，这就叫經過严格檢驗？”

金康难为情地点点头。

洪磊光放下电话說：“我不是一直在說黃先生来了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那当然。在世界生物大辞典上看到黃先生的名字，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驕傲。”

黃慰文并不理会，着急地問：“怎么搞的？你叫那几位年輕人都到我那兒？”

“提高單位的研究很复杂，你一定需要人。”

“做过研究有一点經驗的人什么时候才有？”

洪磊光摇摇头。“有一点經驗的人今天都要独当一面。就連这三位大学畢業生向北京打了多少次交道才弄到。”

“教会他們就得花七八年功夫。你还想五年任务三年

完成？我看只有对工作有妨碍。”

“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早一点帶会他們。”

“謝謝你，这次別讓我帶好不好？这样吧，为了对研究負責，为了早一天把我們的研究搞出来，我情愿一个人多辛苦一点。”

“工作很复杂，沒有助手你一个人累死了也不行呀！”

“好吧，那么我暂时就收淑貞一个人。”

七

淑貞手中拿着一批單子，楞楞地想了半天問：“爸爸，为什么要用这几种东西来培养細菌？原因是什么？”

“你用不着多問，每种按照我开的分量配五十瓶。”

淑貞小心翼翼地回到一架非常灵敏的天平前工作起来，可是药粉一放下去差一絲一毫天平就忽高忽低。她有点急，黄慰文站在后面望着不住搖腦袋：“一天才称这么一点怎么行呢？你去洗瓶子吧！我明天把老周調来称天平！”

淑貞無可奈何，站起来走到水龙头旁边洗起瓶子来。

金康推門进来，“黄先生！你找我？”

黄慰文站起来指淑貞坐的靠背椅：“我記得我从前做研究生的时候都坐沒有靠背的鉄圓凳。”

“入倉庫了。”

“明天換回来。”

“洪先生說这些是旧習慣，而且帶一点封建。是不是不必……？”

“老洪他一向是愛出新鮮主意，我这个人比較死板，我不想把我的研究室隨便改動。”

金康點點頭出門。淑貞不以為然地問：“爸爸這是為什麼？”

“你洗你的瓶子！”

淑貞一面洗瓶子，一面望着研究室的靠背椅納悶。
（化出）幾天以後，靠背椅已經換成了鐵圓凳。老周坐在那里稱天平，嘮叨地說：“我真想在實驗室多做幾年，可是我的眼睛老治不好，醫生說重沙眼是什麼過濾性病毒，再過幾年怕要瞎。”

“等我們的葯研究出來就有希望治好。”黃慰文說。

“准能研究出來？”老周興奮地問。

“只要老洪能找到新菌種，我一定把單位提高到能治病。”

“爸爸，單位怎麼才能提高？道理在哪里？”

“道理？現在跟你們講了你們也不會懂，多埋頭做。做出來你們自然就知道了。”

淑貞又碰了一個釘子，臉上帶出一肚子別扭，黃慰文悄悄地走過來充滿了父愛地勸她說：“已經踏進研究室就要好好學，說出要做中國的居禮夫人就要做到。本事要學在手上，千萬不要在嘴上，洪伯伯既然撐你腰，你就不能叫他失望，安心埋頭這麼學他十年二十年，到我這年紀能學到我一半本事也就不錯了。我和老洪過去就是從先洗兩年瓶子，再稱三年天平這麼學出來的。”黃慰文在女兒面前顯出自負，“老周，你說對不對？”

老周附和着黃慰文點點頭。

“洗兩年瓶子？”淑貞心里感到一陣煩悶，一不在意，瓶子打碎在地上。

洪磊光和金康聽見打碎東西的聲音，也都趕來看。

“你心在哪兒呀？”黃慰文生氣地問。

淑貞支吾地說：“我……我……”

“我……我每天老是替爸爸洗，洗，洗！”淑貞到宿舍里向大家訴苦。

“我們跟洪先生也够噲，每天除了要做實驗，還要寫米邱林生物學的心得體會，簡直受不了。”鄧偉愁苦地說，“將來還要出去到深山里去挖菌，我看日子更不好受。”

“他在學校里功課算很好的，還叫吃不消呢。唉！我的志願是工廠，誰知道偏偏分配到這冷冰冰的研究機構來。真倒霉。看不見紅旗，聽不見歌聲，一天到晚跟細菌打交道。”林華怨道。

鄧偉又說：“學校里只要功課管住，准能畢業，可是做研究不知何年何月才出頭！”

金康一面做筆記一面說：“想一個早晨就變成科學家可沒有法兒呀！”

“你又要幫洪所長搞秘書工作，又要負責黨的事情，外加還要學做研究，看你怎么玩兒得轉。”鄧偉望着金康搖頭。

“跟反動派法西斯細菌打了十多年仗，過去唸過的細菌學都還給老師啦。我學起來是比你們難得多。”金康停止了做筆記，他想了一想低聲說，“可想起老科學家又要專心做出研究成績，又要帶我們這些程度參差不齊，整天

叫困难的人，我們怎么还喊得出困难两个字？”

“那是洪先生，象爸爸那样，你程度再好也没有用。”
淑贞嘆了一口气，“洗瓶子还用得着大学毕业？”

大家笑起来。淑贞想了一下接着说：“我要研究一种会自动洗瓶子的机器，到那时候看爸爸是不是还非要我洗两年瓶子？”她说完就拿起一张纸画起图样来。（溶化）一大片水从研究室里的门缝在往外流出来。黄慰文和洪磊光推开門，只見淑贞在手忙脚乱地修理弄坏了的水龙头。幸而老周用工具把水龙头止住。

“我在……試驗自动洗瓶子的设备。”

水流到黄慰文的脚下，他只好气得拉着洪磊光到办公室里坐下。

“淑贞的想法很好。”洪磊光說。

“还好？她从小就不肯听话，爱幻想好闹祸。象她这样写诗拍电影或许能博得掌声。研究科学……”

“也很好！”洪磊光說，“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都要有創造，想象丰富。”

“謝謝！”

“淑贞在学校的成績不坏，人又聪明，我是特为向上级要来放在你身边的。”

“原来……”黄慰文明白了老朋友的深情厚意，又感激，又懊恼，“謝謝你的美意，可是她不是这一块材料。放在我这里对她对我对国家一点好处也没有。”

“人材太缺，多想想国家的需要吧！”

黄慰文望望老朋友，“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吧？”

洪磊光摇摇头。